



列車在前進



列 車 在 前 進

山西鐵路工人斗争回忆录

中共太原鐵路局委员会路史編写室編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963年·太原

列車在前进

山西铁路工人斗争情况

中共太原铁路局委员会路史研究室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 6印張 • 7插頁 • 119,000字

一九六一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75册

前 言

山西铁路工人走过了漫长的革命斗争道路。从1904年修筑正太路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五十九年的历史了。

正太路现在叫石太路，是山西的第一条铁路。它开工于1904年，正是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义和团起义后的第四年。全路一共修了三年半，于1907年底通车。由于当时清政府修路的钱是借了法国帝国主义的，所以一切管理大权都操在法国人手中。法国人在正太路还设有自己的弹压①、护勇②、公堂、监狱，俨然是国中之“国”。直到1933年3月，还清借款，这条铁路才由国民党政府收归“国有”，但是一切规章制度仍然沿用着法国人的一套。这是一条典型的半殖民地铁路。

京绥路是山西的第二条铁路，现在叫京包路。它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开工于1905年，主持修建者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山西境内于1911年修到阳高，1914年修到大同。由于经费不足，全线直到1922年才修成，一共修了十八个年头。这条铁路先天不足，后天又饱受军阀混战的摧残，到1933年底，所负外债已超过了全部资产的总和。它的遭遇正是旧中国一切工业交通事业的必然遭遇。

同蒲路是山西的第三条铁路。它开工于1933年，是軍閥閻錫山为着巩固自己的封建割据地位，采取軍工筑路的办法搶修起来的。1937年9月，基本修通。但是，这时日寇已經侵入山西，这条路还没有全部建成便拱手讓給了日本鬼子。

山西的三条铁路代表着旧中国铁路的三种不同类型。它們建成后固然充当了帝国主义进行經濟侵略及国内反动派統治、压榨人民的罪恶工具，然而对全省国民經济的开发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铁路的陸續兴建，全省的铁路工人队伍逐渐地成长和壮大起来。他們从自己誕生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及封建把头的层层压迫，当时的铁路工人过着牛馬般的生活。当他們还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时，只能被迫地用磨洋工、打工头……等手段进行自发的斗争。直到中国共产党誕生后，才得到了自己的政治领导，开始踏上了自觉革命斗争的道路。

1921年下半年，党派邓中夏、何孟雄两同志到京綏路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8月，党又派张昆弟同志到正太路传播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领导下，山西的铁路工人开始組織起来，于是，全省铁路工人的斗争便出现了嶄新的面貌。

1937年8月，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战火延烧到山西。全省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坚持軍运，搶救器材，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此外，还組織了著名的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和同蒲铁路工人游击队（鉄工队），在神圣的抗日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全省淪陷后，铁路工人又在

党的领导下，向日寇和卖国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抗战胜利后，蒋阎匪帮掠夺胜利果实，劫收了铁路。山西铁路工人刚经过八年的艰苦岁月，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广大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迎接光明的斗争。

1949年4月，全省解放，山西铁路也随之获得了新生。广大铁路职工以高度忘我的劳动姿态，积极地参加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1958年以后，铁路职工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取得了三年连续跃进的巨大胜利。目前，大家正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战胜暂时困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在山西铁路工人走过的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上，每个时期，都涌现出了大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了总结经验，积累资料，教育工人，1959年初，省委指示我们编写一部山西铁路史。在编写过程中，全省铁路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写了上千篇回忆录。这些资料有的已经收入《山西铁路史》中，但是还有很多生动、具体、真人真事的典型故事不能完全收进去。于是，经过选择、整理，编成了这本回忆录。目的是不要忘记过去，通过回忆对比，来不断地激发斗志，永远前进。但由于事隔已久，搜集资料有困难，有些较大斗争还缺乏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有些事件甚至还未提到。所以，在山西铁路工人斗争的激流中，这本小书只能算

是几朵小小的浪花！

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各方面的帮助：省、市有关文艺部门，给了不少具体指导；石家庄铁路办事处党委路史办公室，提供了很多资料；过去参加过山西铁路工人斗争的老同志供给的资料，虽然有的只是片言只字，但都是十分珍贵的。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这本书是山西全省铁路职工的集体创作。全路职工直接间接参与过这一工作者不下数千人。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本书最后整理、编写人员为：陈述、王弼现、陕克学、张承信、梁凤琛等。由于我们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切望读者，特别是老一辈的工人同志们，多加批评、指正。

編 者

1962年7月1日

① 弹压，当时反动的铁路警官，专门负责镇压工人，保护洋人。

② 护勇，当时反动的铁路警察。

目 錄

国中之“国”	I
我的小工生活	8
立工会	13
正太怒吼	23
“二七”罢工片断	40
斗垮“烏籠会”	48
豁着干！	60
佛面狼心	67
鉄工队	72
救劳工	89
怒打狗腿子	94
虎口余生	98
忆康治安同志	106
“再等等”	114
鍋炉飞上天	118

一份好年礼.....	123
风陵渡口斗匪軍.....	127
不給敌人留下一台車！	133
巨变.....	139
战斗在朝鮮的英雄們.....	148
闖关.....	155
张双林闖革新.....	162
全心全意做个“好管家”	170
前进吧，紅旗包乘組！	178

國中之“國”

楔 子

事情发生在一九二〇年以前。

一天，土皇帝閻錫山部下有一个叫乔子鹤的参謀长，到太原車站送一位“要人”。他前呼后拥、得意洋洋地走进站台，正在和那位“要人”寒暄。这时，車站上的罗弹压搖搖摆摆地走过来，一言未发，便伸手向他要什么东西。那位参謀长“大人”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問，才知道是要月台票。这下子可惹动了他的肝火，破口便“娘的”、“媽的”不干不净地大罵。誰知罗弹压根本不吃这一套，“嘟嘟”一吹哨子，集合了一群护勇，举手便打。打得乔子鹤和他的随从，鼻青眼肿，不象人样，只好脚底抹油，溜之乎也。

乔子鹤挨了这頓苦揍，当然不肯罢休，回去就調兵遣将，把車站围了个风雨不透，揚言要炮轟車站。看样子，至少也得罗弹压出来陪个情，道个歉，才得收場。可是，沒有多大工夫，那群灰鬼却偃旗息鼓，收兵回营了。过后，据明了內情的人传说，才知道：当乔子鹤狼狽逃窜时，罗弹压早已先发制人，坐上小臥車去見了閻錫山，說乔子鹤怎样“橫闖車站，破坏路政，……”閻錫山一听，大惊失色，赶忙差人

把乔子鹤叫去训了一顿。乔子鹤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肚里了。

奇也不奇！平日里横行霸道的閻錫山，为什么連个車站也不敢惹呢？原来因为那儿是国中之“国”——“太上皇”法国人的禁地。土皇帝遇上了洋爸爸，只好让他三分。

閑言少叙，言归正传。咱就拿太原机务段做个例子，說說法国人的統治吧。

“破銅烂鉄”

法国人看准了山西的煤和鉄，下狠心借給中国四千万佛郎克①，打一九〇四年修开了正太路。一九〇七年冬天通車后，便在太原設立了机务段。

听起来是个段，实际上不多几个人。全段上至段长，下至徒工，滿共也不过一百四十来号子，这里面还包括破車場检修客貨車的人員在內。法国人为了从工人身上更多地榨取油水，在以后十几年当中，除过少数調动和补充以外，这个总人数一直没有什么变动。

人少，机車也不多。全段总共有十二台机車，都是小家伙，只有三台稍为大一些的用来拉票車。另外，还有三台“銅帽子”——雛形車。那玩艺儿，原本是用来調車的，后来因为没有“驪”子只好使“駝”，在太原、榆次間跑开了小票車。这些东西，都是在法国用得不要用了的旧貨，外面涂上一层油漆，又弄到中国充数来了，所以只能拉得一点点。一台机車拉五、六个車皮，頂多二、三百吨。“銅帽子”那

寶貝，更不在話下，拉到兩個車皮就算頂破天啦。跑得也慢，從太原到石家莊去的“特別快”，早上六點開，晚上八點才能到，一共得走十四個鐘頭，比現在從太原跑一趟北京的時間還要長。就是這，機車還是大病不斷，小病常犯，除了砂管不漏哪兒都漏，除了汽笛不響哪兒都響，三天兩頭出不了庫。

機械設備更是可憐。一台旋床，一台鉗床，一個手动架修台，外加几把老虎鉗，這就是全部家當。用起來不是這兒壞啦，就是那兒掉啦，修理的時間比干活的時間還要長。

你別小瞧這些“破銅爛鐵”，法國鬼子就是拿它在賺咱中國“叮叮當當”的大洋錢呢！

“拌豆腐”

機務段不大，段長的譜可不小。那時有個意大利籍的法國人，名叫班德耳菲，工人叫順了口，都管他叫“拌豆腐”。這位“拌豆腐”段長，神氣極啦：身穿西服，頭戴禮帽，拄根文明棍，叼着雪茄煙，見了工人看都不願意看一眼。他每天上午八點來，先到車站接一趟票車，然後回到段上，往沙發上一靠，叫他的翻譯馮四爺拿過報單，馬馬虎虎看一下，歪歪扭扭簽幾個字，不到九點，便回家了。下午四點又到車站接一趟票車，再到段上轉轉，趕五點又回家了。

別看“拌豆腐”每天只辦兩三個鐘頭的公事，可是他還很“忙”，挺會享受。秋天樹葉一落，要到西山打野豬；夏天扇子剛搖，要去壽陽避暑氣。經常开着专用的四輪車（小

臥車)兜風，揹着他的西洋婆壓馬路。獨家獨院住一所小洋房。每天吃的是牛奶、麵包和大菜。喝水嫌自來水不衛生，還專門立了個小鍋爐，兩個人給倒着班地燒汽水(蒸溜水)喝。他家里做飯、澆花、掃院子、看孩子、洗衣服，用了一大堆傭人。可有一宗奇怪事，其中一個女的也沒有。原來因為用女工他得自己花錢雇，男工卻可以隨便從段上抽。所以“拌豆腐”打開了小算盤，長期用着四個煤台工，要出去打獵，還得另外從段上抽人跑腿。這樣直接、間接為“拌豆腐”當差的，總有十來個人。

“拌豆腐”這樣大的譜，本事應該不小吧？听他自己吹牛，說是在巴黎什麼大學畢業，受過專門訓練，機務上的事兒樣樣精通，听起来可神啦，但是工人卻都知道他是一塊“大白薯”。有一次，石家莊正太鐵路局指定這兒造一個五分之一的火車頭，要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五路(即五條鐵路)”造車競賽。這下子可難壞了“拌豆腐”，他憋了幾天也沒畫出一張設計圖來，交工的日期眼看就到，急得他象熱鍋上的螞蟻，团团轉，沒辦法，只好拿出一張草圖交給工人。大伙一看，差點笑破了肚皮，各部份根本不成比例。要按他設計的那樣去做，別說拉東西，就連動也動不了。

“拌豆腐”本事不行，對工人干的活卻愛勞挑毛病，動不動就用文明棍打人。挨他打的，真不在少數。大伙對他都很透了。

“还不清的債”

那时候，工人的生活可苦啦。一般工人每月只能拿七、八块钱。徒工，头半年得带上“干粮”尽义务，半年后才能拿两三块钱。这点钱，本来光顾吃穿都够呛，可是还得出好多冤枉钱。

先说上工。法国鬼子假眉三道，说是优待职工，规定凡是职工子弟，都可以在铁路上“挂号”，然后排队等待，按次序录用。实际上这是给你个想头，叫你一辈子给他卖命。因为排队的人多，录用的人少，没有门子，不塞塞腰包，那就一旁等着吧，你的“大名”只好在那个活页儿硬卡片簿子上越压越低。工人满世珣的弟弟满世琪，“挂号”后等了五年也听不到音讯，后来经过“高人”指点，送了一笔礼，才算上了工。这还算走运！有的就根本等不上，十来年也没个影儿。

上工后才正式花钱呢！大伙最怕过“外国年（阳历年）”。过“外国年”时，工人都得出份子给“拌豆腐”送礼，至少一块。说是送，实际上是扣，开支时，还没等你见面，这份礼钱早就扣走了。还有什么圣诞节、复活节……，反正只要是挂“洋”字的节气，都得送。光给“拌豆腐”送还不算，还得给中国的大总管、二总管们送礼。一到春节、端午、中秋，谁也少不了。就是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孩子过满月，儿子娶媳妇，甚至死了人，也得送点礼。谁不送，谁就要吃“家伙”。有一回，锅炉匠王大顺因为过春节没给总

管丘德法送礼，丘德法立刻就要开除他。老实巴結的王大順，为了吃碗飯，帶上老婆、孩子給他下跪哀求，黑了心的丘德法連理都沒理。送礼后，有时遇上他們高兴，把大伙叫去吃上一頓，算是“請客”。这算什么样的請客呢，他們講了排場賺了錢，工人挨了卡却还得陪着笑脸装高兴！段上的头头多，这种冤枉錢月月都得攤，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

至于想升职，更得花錢“运动”。由徒工熬到帮工、工匠，由擦車、洗炉、看火、挖煤、司炉一直熬到司机，哪一級也得花錢“运动”，要不，就一輩子也別想动弹。“缺”少，人多，这就看誰的来头大，送礼多了。有个工人叫张福利，只因为花不起“运动”費，一直擦了一年車也沒有改职。

还有一个出錢最凶的地方，那就是挨罰。法国鬼子鬼透啦，他們只坐在办公室里张张嘴，直接統治工人都靠着那帮子工头、总管們。这群家伙的法宝，除了摘牌子②、打人，最厉害的就数罰錢了。工人們要想养家活口，只有手不乱动，嘴不乱开。就这样，每月总还得叫他們罰个一块两块的。那时罰款又沒有个章程，光凭工头、总管們的高兴。你要在工作中出了一点事，比如開車晚了点，就得挨罰；干活中說了話也得挨罰；最可气的是去厕所的时间长了也得罰。一罰就是块数来錢。有次，总管丘德法叫滿世珣上天軸接皮帶。那时根本沒有什么安全設備，爬上一两丈高的天軸接皮帶，的确是件危險的事。滿世珣稍微迟疑了一下，結果就罰了一块二毛錢。罰了你還不敢問，若要反过来問句为什么罰，好！

再給你翻一番，該罰一塊罰兩塊。

.....

“磨洋工”

可是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法國鬼子和中國的封建把頭對工人越壓迫，工人越不好好干活，最初的办法就是“磨洋工”。

“拌豆腐”很少到工廠去，一來嫌骯髒，二來自己啥也不懂，怕工人問住了丟臉。中國的總管們，嫌工廠冬天冷，夏天熱，也不常來；偶然來一趟，還要在西服或長袍馬褂外面，罩上一件路局為他們特別做的藍大褂，白手絹捂住鼻子，那副德形，真叫人惡心。

大伙就利用他們很少來工廠的方便，高興了就磨磨蹭蹭干一陣，不高興了就坐下來待着。先是個人自發地磨，後來就變成了有組織的集體地磨。办法是：經常有一個人在大門口放哨，遠遠看見他們來了，就趕緊報信，大伙假裝正經地干上一會，等他們一走，又停了下來。這樣磨來磨去，架檢一台車得一年（現在是五、六天），洗修一台車得四、五天（現在是二十個小時左右），車床上稍為難干一點的活，走一刀得四個小時。

“磨洋工，磨洋工，拉屎三點鐘，一天拉四次，回來快下工。”這首歌謠，就是從那時流傳開來的。

① 四千萬佛郎克，合銀子一千三百萬兩。

② 當時工人上班都要挂牌子，摘了牌子就不能上班。

我的小工生活

胡占元 口述

我的老家在河北宝坻县。一家六口，种着两亩半薄地，加上我老爹会扎棚子，遇上大户人家红白喜事，叫去扎个凉棚，挣点手工钱，凑合着半饥半饱地过日子。谁知就是这样的穷日子也保不住，这种捐，那种税，名目多得叫不上来，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爹妈只得狠着心将我哥送到南口投奔舅舅，在铁路上找件事干；又替我姐寻了户人家嫁了出去。我穿着半截短裤给地主放牛、割草；弟弟刚会走路也光着屁股到外面拣柴禾。一家人累死累活，吃糠咽菜，可还是混不住一个肚子圆。不懂事的弟弟饿了就哭，拉着爹妈要吃的。妈对着空锅暗暗地擦泪，爹叹一声长气跑到外边，一坐就是半夜。我哄不住弟弟，又安慰不了爹妈，心里象刀绞一样。

一九一四年夏天，我刚过十五岁。妈用破被单给我缝了一身单衣，塞满两口袋糠菜团团，流着泪打发我离开家，奔南口去寻找活路。

到了舅舅家，才知道我哥已去大同机务段做工。舅舅无奈地摇了摇头：“占元啊，现今这儿事难找。大同那边正在